

明清时期夏盖湖的垦废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尹玲玲 王 卫

(上海师范 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夏盖湖作为宁绍平原上曾经的超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在经历了宋元时期频繁的废、复变迁后,夏盖湖明清时期的演变已明显不同,开始进入被快速垦占的阶段。明代前中期尚相对稳定,嘉靖、隆庆年间出现小规模垦占,万历以后垦占稍显加速。清代夏盖湖全湖被逐步垦废,先是潮侵导致康熙、雍正年间湖泊的大规模湮废,被垦占与升科,乾隆初年曾停止围垦,乾隆中后期复又大规模陆续垦废,嘉庆初年湖存约二十里,约当最初湖域的五分之一,至光绪中叶,已全湖消亡,仅残存小穴等水域。夏盖湖宋元与明清时期演变特点的迥异,在于其前后两个阶段控制性因子的不同,前者主为自然因素,后者则主为人为因素。

【关键词】夏盖湖;湖泊演变;水利灌溉;围湖圩垦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1-0122-08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the Use and Re-use of the XiaGai Lak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Periods

YIN Ling-ling WANG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As XiaGai lak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projects on the NingShao plains, there is a chance for deeper research. After the regular use and reus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periods, the changes of the XiaGai Lak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period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stepping in to the stage of fast cultivation. During the semi-early period of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JiaJing and the LongQing Years small scale cultivation occurred, after the year of WanLi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picked up spe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whole lake was gradually abandoned, first the flood caused mass issues, being cultivated and promoted, the cultivation was banned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QianLong, and then during the semi-late QianLong year there was other many events of re-cultivation, the lake has a storage of 20 leagues in the year of JiaQing, one fifth of the original lake mass, until in the middle of GuangXu periods, the whole lake dried out, leaving only XiaoXue behind.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lake during the years Song and Yuan and years Ming and Qing, is that the control factors of the two stages are different, one is natural and another is human.

Key words: XiaGai lake; the evolution of the lake; hydraulic cultivation; farm around lake

两浙地区一直以来因其存有丰富的地方志、宗族家谱、文人笔记等文献史料而成国内外学者研究农田水利问题的主要区域之一。陈桥驿先生在对以鉴湖为代表的宁绍地区湖泊群深入研究后提出了

[收稿日期] 2015-06-15

[作者简介] 尹玲玲(1973—),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环境社会史方面的研究;王卫(1986—),男,上海师范大学2013届历史地理学硕士。

湖泊垂直运动理论,认为在特定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宁绍地区的湖泊循环体现了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调整和改造,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思路。

钱杭先生以杭州萧山湘湖为研究对象提出的库域型水利社会理论将水利共同体与水利社会概念作出区分,认为不必过多顾及共同体理论的概念体系,不必在实际生活中去刻意寻找共同体,而是要把握住共同体理论的核心范畴——共同利益,运用共同体理论的分析方法——结构、互动,深入到中国历史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水利社会中,观察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全面深化对中国水利社会史的认识程度。

在日本历史地理学界中,着眼于江浙,特别是宁绍地区水利探讨的论述比较丰富,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宋代分期说和自宋至明初 400 年间的周期演变说尤为学界所重视。佐藤武敏以浙江省萧山县湘湖为中心,对宋代宁绍地区湖水分配的研究令人注目。本田治对夏盖湖水利系统的研究,则是该课题目前所见仅有的专篇研究成果。

夏盖湖作为宁绍平原上曾经的超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其沿革演变因其代表性而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意义。与该地区其他湖泊相比,有关夏盖湖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但夏盖湖这一课题目前在国内却没有专门的研究论文,一些学者在农田水利类著作里有所涉及,但多为一笔带过,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①。本文拟就明清时期夏盖湖的湮废因革过程做一详细阐述。

一、明代的垦占过程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元朝在江南最后一隅之地的统治很快瓦解。终元一代关于夏盖湖的兴废之争没有随着元庭北窜而告终结,占湖为田与阻止侵湖的斗争在新朝建立后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自宋元后,明清两代对于类似夏盖湖这样的湖泊已不再讨论是否废、复,而是寻求在围湖造田与农田水利灌溉两者间寻找平衡点。

(一)明代中前期的相对稳定

明初有关夏盖湖的记载来自于文臣宋濂的一篇游记《见山楼记》:

见山楼者,上虞魏君仲远之所建也。仲远居县西四十里所,龙山委蛇走其南,将升而复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则为福祈诸峰……复襟带乎先后。东则遥岑隐见青云之端,宛类娥眉,向群山相妩媚为妍。其下有巨湖,广袤百里,汪洋浩渺,环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万变。方屏插起湖滨,曰夏盖山,去天若尺五,岩峙谷张,尤可玩爱,诚越中胜绝之境也^②。

文学作品在描摹景物时常作夸张语,不可尽信却能以管中窥豹的保守态度来提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据考证,宋濂的这篇游记大约作于 1371 年,是其拜访一上虞魏姓友人并登上友人所建的“见山楼”后写就的。从诗中所给的地理方位“居县西四十里”及地名“夏盖山”可判断,诗中“广袤百里”的“巨湖”就是夏盖湖。明初的夏盖湖规模仍然十分可观,这也印证了元末贡师泰《玩斋集》中《上虞复湖记》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虽然波折不断,夏盖湖在明初依然是“广袤百里”的“巨湖”。

① 相关研究有:陈桥驿《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提及夏盖湖的兴废事迹;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本田治关于夏盖湖水利系统的叙述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②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

表 1 夏盖湖灌溉受益乡都情况

乡	里		都	保
	名称	数量		
上虞县				
永丰乡	玉祥里、游秦里、镇山里	3	二都	二保至十保(三保分上下、六保分东西)
			三都	五保至十保(又四保一半)
			四都	一保至九保(今并作四箇保分)
			镇都	元系一都第五保
上虞乡	姚墟里、蘭弓里	2	三都	一保至三保(又四保一半)
			十都	三保并七保
宁远乡	夏盖里、昭德里、紫薇里	3	四都	十保(今五都半扇保是也)
			五都	一保至十保
			六都	一保至十保
新兴乡	西岑里、洋浦里、篆凤里	3	七都	三保至十保
			八都	一保至九保
孝义乡	嵩城里、殷宅里、孜浦里	3	八都	十保
			九都	一保至十保
			十都	一二保
会稽县				
延德乡			三十三都	
余姚县				
兰风乡			一都	七、九、十保(即茹谦三保)

资料来源:[元]陈恬《上虞五乡纪事本末》。

(二)嘉靖、隆庆间的小规模垦占

之后数代无事,直到明英宗正统时,光绪《上虞县志》记载“豪民复肆占佃,德州守顾琳复之”,具体情状没有详细叙述得见,该事件可以视作明代对夏盖湖围湖造田的开端。

成化、正德年间“奸民李谅、洪贵等口奏佃种起科。听选官番用、俞璉等奏寝之。”^①等到嘉靖、隆庆年间“复有徐应元等投势辖众淤湖为田,当事者又秦越视之,而五乡民始不得不与之争矣。”最后“议将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丈量入册者,姑准为田,共有九百四十亩;三十九年以后入册者,悉行划复为湖。仍将孔堰筑塞,不许走泄。”^②官府对于围湖造田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厉行禁止,全部革复的态度,这样的转变没有让占湖为田者心存感激,稍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了。其后“延至万历九年丈量田亩,又将三十九年以后续占田亩尽行混入册内”。于是乎,嘉靖三十九年后续占的湖田都得以“转正”。

(三)万历以后稍显加速的垦占

到万历十三年,新任上虞知县朱维藩,“欲复西溪湖,划去民田,议将上妃等湖高处插号拨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人借号影射,悉行侵占,以致上妃一望尽为田亩,无复有湖。白马仅存如线。夏盖东边高处亦被民人渐次侵占。至于方春水溢,虑恐湖田淹没却将孔堰大开泄水以便种作;及夏水涸,又将石堰盗决,以瞻灌溉,以致各乡屡遭荒旱。”^③恢复西溪湖后,白马、上妃二湖已然名存实亡,夏盖湖失

① [清]朱鼎祚:《续刻三湖水利本末》。
② [清]朱鼎祚:《续刻三湖水利本末》。
③ [清]朱鼎祚:《续刻三湖水利本末》之《改设堰闸》。

去了重要的水源,也是岌岌可危。朱知县为什么要做这样拆东补西的举动,史料没有给出解释。

明代围绕夏盖湖的存废产生的问题及讨论,较之宋元时期更为复杂,且因为史料缺乏,很多情况只是寥寥数语或者模棱两可。对于湖田的态度,官府也不再如前代要求完全划复为湖。从表 2 可知,相对于清代的大规模快速垦废而言,明代的垦占尚属小范围的。

表 2 历史时期夏盖湖的垦占、升科面积及垦废面积估算

朝代	传统纪年	公元年	时长(年)	垦占升科面积(亩)	所占比例(%)	田亩位置
明	嘉靖年间	1522-1566	45	940	1.3	湖东为主
	万历元年一三十四年	1573-1606	33	419	0.6	湖东为主
	天启一崇祯年间	1621-1644	23	1500(估)	2.1	湖东为主
清	顺治一康熙年间	1644-1722	77	3000(估)	4.3	整个湖区
	雍正六年一十一年	1728-1733	5	21617	30.8	整个湖区
	乾隆年间	1736-1795	60	13409 3000	23.4	整个湖区
	嘉庆元年一四年	1796-1799	4	10427	14.9	整个湖区
合计					77.6	
剩余	嘉庆中叶	70000-54312=15688 亩(大体相当“约二十余里”)				
清	嘉庆后叶、道光一光绪前半叶	1808-1908	100 年	10000(估)	14.3	整个湖区
残存	光绪中叶以后	15688-10000=5688 亩(小穴等水域)			8.1	
合计					100	

说 明:垦占升科面积一栏中括号内注明为“估”者乃结合前后阶段数据所做估算数,意即明崇祯、天启年间的数据,清顺治、康熙年间的数据,清嘉庆中的剩余数据以及清光绪中叶的残存数据均为结合文献记载的估算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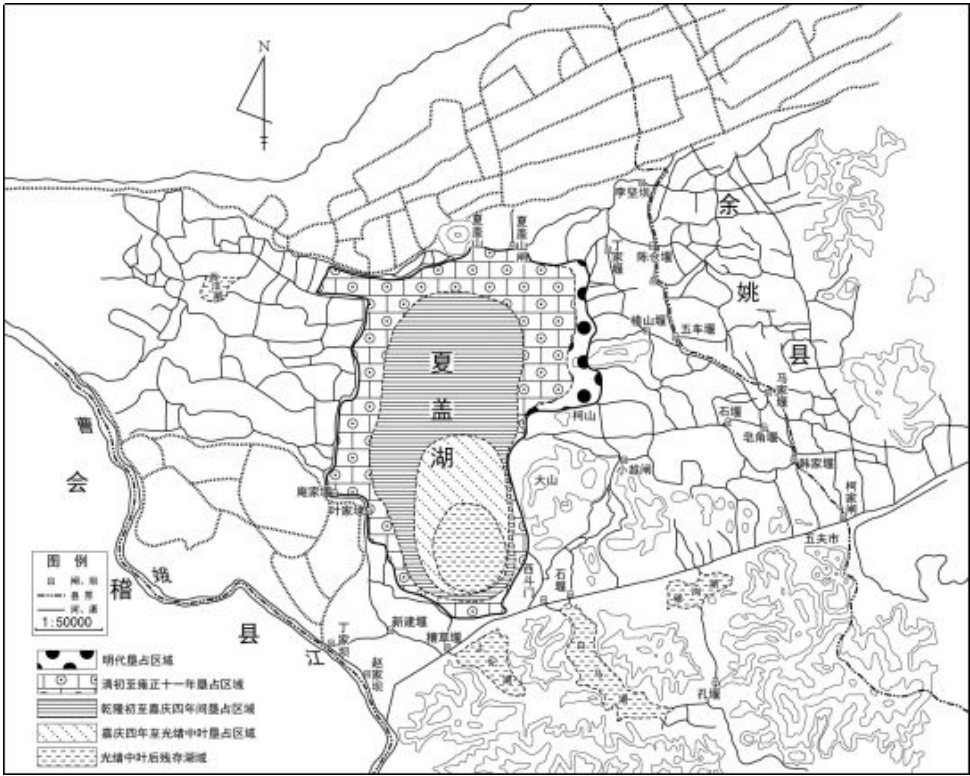


图 1 明清时期夏盖湖湖域的垦废过程

二、清代夏盖湖全湖的逐步垦废

在遵守湖规或者有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的前提下,因湖田的扩大,水利秩序的弛缓,湖东和湖西的对立越发凸显。

(一)潮侵导致康、雍间夏盖湖的大规模湮废、垦占与升科

不久之后,在康熙年间,湖东、西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湖田化现象,导致夏盖湖的一次湮废。康熙十七年(1678),杭州湾出现方圆百余里的大沙洲,水流被一分为二,一股海流袭击了上虞海岸,冲破海塘,海潮流入湖内。之后,五十年间湖水一直被咸海水侵入,以至于粮产大为减少^①。于是,官府在雍正六年(1728),“以浙省逃亡地丁及沿海坍塌地亩钱粮无着,请将湖内可耕之地听民报垦升科抵补,其湖底低洼之处仍留蓄水。”^②

时任闽浙总督李卫因康熙五十八年“海潮泛溢,坍粮莫抵。将湖田淤土田给民承垦”^③,此次大规模开垦共得田六千七百余亩,都报升输科。雍正七年,再次报升田九十亩,又于十一年,报升田一万一千三百余亩,又一千八百二十七亩,一千七百余亩。先后报升田二万一千六百余亩。一系列大规模的开垦,使得夏盖湖在历代被围垦,湖面面积大不如前的情况雪上加霜,湖域大大缩小。李卫之所以进行大规模官方允许的开垦以求新田,究其原因是为了筹措兴建海塘的经费。

(二)乾隆初年停止围垦

乾隆五年间,浙省似乎停止了这一围垦活动,“委员查丈,除陞科入额田亩外,其余私垦概行划除,筑塍为界”^④。原因史料不见,笔者猜测,这可能与海塘修建完毕,省府再次考虑当地农业灌溉有关。然而,此次政令下达后可能并未得到较好实施,光绪《上虞县志》载道:“(乾隆)九年八月,浙江布政使潘思渠奏请严禁侵占官湖,户部议覆。得旨俞允。”潘思渠的奏折原文不得见,县志完整记录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鄂尔泰与讷亲对潘的奏折审阅后的覆议如下:

浙省土狭民稠,全赖溪湖之水容蓄灌溉。而民间之垦占甚多,如余姚县之南湖、会稽县之鉴湖、上虞县之夏盖湖、余姚县之汝仇湖、慈溪县之荪湖等处,向称汪洋巨浸,今已弥望田畴。占湖之律禁虽严,而民间之垦占未已。总由地方官平日不实力稽查,而地棍勾通县胥,一有报垦即滥准陞科且垦地势处低窪并将旧置堤闸私行损坏,贻害农田非细。

从以上内容来看,浙省垦占湖田的现象并非上虞独有,各地的湖泊都面临着由“汪洋巨浸”变为“弥望田畴”的危机,省府主政者也了解其中缘由,多半是地方官不能够“实力稽查”,尤其是一般多出自于地方,对地方最为熟悉的县衙中的文书胥吏为了私利对于围湖造田的暗地里怂恿,并且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个别不熟悉地方情形的官员。

越是了解地方情形,越是了解无法扭转这样的局面。潘思渠的奏折也不再如宋元时那般提及复田为湖,想必也是明白无法做到,某种程度上,执政者与当地主官甚至也希望维持现有局面,亦力有不逮。

(三)乾隆中后期复又大规模陆续垦废

果然,数十年后,(乾隆)二十五、三十一、四十五等年,又“续有报陞田亩,嗣后湖旁日增淤涨,居民

① 光绪《上虞县校续志》卷 25。

② 光绪《上虞县志》卷 20《水利》。

③ 民国《松夏志》卷 1《舆地·山川》。

④ 光绪《上虞县志》卷 20《水利》。

陆续私垦成田七千余亩。”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地方上“奉文划除,因经费无项,因循未办”,“居民复陆续私垦成田一万余亩,而官吏视为利藪,私收租钱藉肥囊橐^①。”单单算上雍正朝开垦的二万多亩,到乾隆末年,夏盖湖被开垦的面积不下三万亩之多。面对这样的局面,地方上一方面没有财力对新近开垦的湖田进行划复,另一方面也因“肥囊橐”得了利益,更不会有什么改变现状的意图。

(四)嘉庆初年湖存约二十里

夏盖湖所剩湖面之寥寥可以想见一斑了。阮元奏折内也对此时的夏盖湖有所描述,“勘明该湖周围尚有二十余里且支河环绕”,曾经周围一百余里的夏盖湖,嘉庆初年仅余二十里左右了。即便如此,阮巡抚还是认为“淤蓄充盈,四围田亩足资灌溉,无碍水利等”。如果说宋元两代,围绕夏盖湖的争论焦点多是复湖之议,明清两代已经转为如何保持现状,维系最后的荫灌功用。

嘉庆六年,周围仅二十里的夏盖湖,已经被忽略了。朝廷如此短视,只重眼前田赋利益,夏盖湖的湮灭也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了。

(五)光绪中叶全湖消亡仅残存小穴等水域

夏盖湖水历经清代百年开垦,此时“水仅涓滴”,唐县令警告那些还贪图最后夏盖湖水资源的乡民,一味肆意侵占水利,无论是垦占还是无节制的放水,都会导致“未必有秋国课”。夏盖湖的水源来处,上妃、白马二湖,一“尽为田畴”,一“尚留河道”已经是有名无实的夏盖湖最后的水源来处。唐县令希望对于最后已经支离破碎,大湖化作小湖泊的夏盖湖能够“谨视启闭,以养夏盖湖之源”。实际上,此时的夏盖湖确实已经名存实亡,湖泊主体已经消亡,只剩下残留的几个蓄水处成为新的湖泊,如小穴湖等。

从剩余湖域来看,经雍正、乾隆及嘉庆初年均为上万亩的垦田与升科后,嘉庆中湖已约只二十余里,即原面积的1/5;到清光绪中叶以后,全湖基本消亡,仅残存小穴等水域。现将广袤百里的夏盖湖,经换算后,估出其初始湖域面积。为直观形象地在图上演示出夏盖湖明清时期的垦废变迁,现将各阶段的垦占升科面积按比例估算出其垦废的湖域。表2中,嘉靖年间所垦占的2560亩中,最终升科面积仅为940亩,复湖面积则达1629亩。万历年间垦占升科的面积并不大,仅419亩,约为嘉靖年间升科面积的一半。考虑到垦占升科的加速度,万历之后的明代后期升科的数据,则采取约为嘉靖、万历年间升科数据之和的处理办法,其垦废湖域的空间分布也采取类同于嘉靖、万历年间的湖东为主。因缺乏顺治、康熙年间资料,结合文献的相关记述,暂将该阶段的垦占升科面积类同于雍正年间数据的一半,垦废湖域则作已类同于雍正年间的整个湖区处理。乾隆时期方志中仅有前大半段的数据,故后期约十五年的数据则做该阶段的五分之一的增补。考虑到垦占的加速度,光绪年间的垦占数据则做类同于乾隆与嘉庆年间数据之和的办法来处理。据此统计,明清两代至嘉庆中叶以前的垦占面积约为54312亩。据此计算,清嘉庆中湖域尚存15688亩,与文献所载的“二十余里”大体相当。如此,则在接下来的自清嘉庆后半叶至清光绪年间的一百来年时间里,仍存的“二十余里”水域又陆续被垦废,暂且估计又垦废万余亩,则残存的小穴等水域估计已不到6000余亩。现将按估算数据折算出来的各阶段垦废水域与剩余湖域绘制如图1:“明清时期夏盖湖湖域的垦废过程”。当然,该图只能是对方志资料及数据所反映的湖域垦占过程的一个示意。最后剩下的残存湖域小穴湖域紧靠白马湖来水之处西斗门,对照民国年间上虞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②可知,此处恰是最后又被垦废的名为南湖田的所在。

① 光绪《上虞县志》。

② 参谋本部陆军测量总局编:《绍兴》,民国十九年四月制版、二十一年五月印刷,比例尺:1/100000,藏(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地图,资料识别码:map_imh_5304,详见:http://gissrv1.sinica.edu.tw/map/bin/show.pl?client=map_imh&image=P13-C-0069.sid。

三、历史时期夏盖湖演变特点的原因分析

宋元时期的夏盖湖历多次废复,“屡废屡复,翻若波涛”。对于那些新垦占的田亩应当划复为湖还是保留下来,陞科入册的争论也成为当地百姓、官府都不得不激烈交锋的难题。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小规模围湖造田可能存在,却不严重,夏盖湖的面积在渐渐缩小却仍然保持了基本如初的湖面面积。

(一)宋元与明清两时段夏盖湖演变特点迥异

夏盖湖自唐长庆二年初创,宋元时期历经多次频繁废、复,其具体过程可概括如后:(1)北宋时期全湖频繁废、复,期间熙宁六年首次废湖、元祐四年复湖、政和中再废湖。(2)南宋绍兴三年夏盖湖复又存设,期间先是建炎四年陈橐奏请复湖,后因绍兴二年李光奏请复湖,故于绍兴三年全面调查后复湖,后在嘉熙元年又险遭废湖而未果。(3)元代时的局部垦废与复湖,具体表现为元贞年间的垦占、至正年间局部垦占的扩大、元末被垦占的局部又复为湖。历史时期夏盖湖因革演变的全程考察如下表:

表 3 夏盖湖历代因革演变

时间			具体事件	状态	资料出处
朝代	公元年	传统纪年			
唐	822	长庆二年	唐长庆中民始请割己田为之	初开	万历《上虞县志》
宋	1073	熙宁六年	县尉张渐(《水利本末》作孙渐)废为田	废	《五乡水利本末》
	1089	元祐四年	吏部郎中章粦奏复之;结果:元祐五年复湖	复存	光绪《上虞县志》
	1111-1118	政和年间	政和中明、越二守楼昇、王仲疑又废田	废	《五乡水利本末》
	1132	绍兴二年	先是建炎四年徐姚陈囊上书陈利便。县令赵不摇言於朝,吏部侍郎李光力奏之结果:乃得复为湖	复存	《资治通鉴续编》
元	1294-1297	元贞间	或言之营田使者湖复湮;傍湖之民辄於高处填为田至数十亩	局部废为田	万历《绍兴府志》
	1352	至正十二年	县尹林希元定垦田数,余悉为湖	大部仍为湖	光绪《上虞县志》
	1356	至正十六年夏	岁旱,豪民乘间侵种,其禁复弛。县尹李睿力复之	局部废而复	《上虞县复湖记》
	1362	至正二十二年四月	今近湖奸贪之徒结托各寨将校军士,将湖扦插霸种……省府已尝明榜禁止	局部废	《五乡水利本末》
明	1373	洪武六年冬	复古隄仍为二闸而湖水溢以溉田者如故	复存	《夏盖湖水利碑记》
	1427-1464	正统间	豪民复肆占佃,德州守顾琳复之	局部废而复	光绪《上虞县志》
	1522-1572	嘉靖、隆庆年间	复有徐应元等投势辖众淤湖为田,当事者又秦越视之,而五乡民始不得不与之争	局部废	光绪《上虞县志》
	1573	万历二年	万历元年王茂贞乃特具奏,议将嘉靖三十九年以前占种者仍旧管业,置立疆界分别湖田;嘉靖三十九年以后占种者悉退为湖,在上钱粮即着五乡居民包办	局部废而复	光绪《上虞县志》
	1585	万历十三年	知县朱维藩又将湖田抵归西溪湖之陞科无田者,而奸民益得借号影射,悉行侵踞,无论上妃一望膏腴无复有湖,白马仅如线之流,即夏盖湖如冯家山、大山下等处额外,今年为池塘,明年为田亩	有废有存	光绪《上虞县志》

续表 3:

时间			具体事件	状态	资料出处
朝代	公元年	传统纪年			
清	1660	顺治十七年	湖东各姓分巡之(夏盖湖西)	存	光绪《上虞县志》
	1678	康熙十七年	海潮破隄,湖水遭咸卤	潮坏	光绪《上虞县校续志》
	1728	雍正六年	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李)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大部废,丈而升科	《清史·李卫传》
	1875-1908	光绪年间	夏盖湖昔有其名,今无其实,惟南首小穴湖,北大小瓦泥潭尚有数区蓄水	极小部存	光绪《上虞县校续志》

说明:《上虞县复湖记》载(元)贡师泰《玩斋集》,(明)王俨《夏盖湖水利碑记》载于《绍兴府志》。

将宋元与明清两个时段夏盖湖的演变特点进行比较,笔者设问以做出如下思考:为什么北宋时期夏盖湖的废、复演变会如此频繁反复?全湖垦为田,又全湖复为湖那么容易吗?为何明清时期已不似两宋,而是从局部垦废逐渐走向全湖垦废?明清时鉴湖、湘湖、夏盖湖等大量湖泊这样垦废了,原来依赖湖水灌溉的田地转而依靠什么水源了?下文是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拟做出的回答与推论。

(二)江南小型湖域的历史宿命

如果湖区在宋代已被大规模垦占,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了,容易清占并还湖吗?不可能!故而两宋时该区的人地关系、土地压力相对于明清而言肯定算不得什么。明清时则面临真正的人口压力而开始大规模垦占湖域了。聚集在湖区的人口多而密了,要清占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能安置到哪去,不接受既成事实怎么办?所以明清时期的夏盖湖已经不可能再像两宋那样轻提全湖复湖了!两宋时期的情形很有可能和气候、海平面、湖水水位及深度等,也就是和自然因素密切相关。明清时鉴湖、湘湖、夏盖湖等大量湖泊垦废后,湖泊的灌溉功能被别的功能所替换而非被别的湖泊灌溉所取代。

夏盖湖的演变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其控制性因子在宋元时期以自然因素为主,明清时期则以人文因素为主。宋元时期可能因气候温和、海平面高而难于排涝,湖泊水域虽宽却水深较浅,又因以皇室、王府、权贵等占为主而垦实未多,故易于废、复变更。明清时期则开始转向经济、社会因素占主导,湖区开发加快,人口增多,故而从经济学所称“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土地利用价值的问题),湖泊开发为耕地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作为水域进行灌溉的价值了。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明清时江南已非商品粮基地而反成了商品粮消费地。正如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已转为“湖广熟、天下足”所揭,江南地区已由原宋元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区和产区转变为粮、棉、桑等的多元结合,而且经济作物在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只因经济作物的产出价值远高于粮食,粮食转而部分甚至大量依赖于沿江、沿运一带米市的商品粮供应。既然对灌溉供水的需求有明显下降,故而整个宁绍平原的大量湖泊被垦废。夏盖湖全垦后能达数万亩以上的土地,其土地利用之价值可以想见。夏盖湖盛时共计亦只灌溉十三万亩土地,这种利用价值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故而整个宁绍地区的湖泊当然难改其被垦废的命运了。

[参 考 文 献]

[1] 陈桥驿,吕以春,乐祖谋. 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J]. 地理研究,1984(3):29-43.
[2] 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